

胡適思想批判文集

第一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胡適思想批判文集

第一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鄭州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批判胡適反動思想的書。本書是從全國近來各報刊上所發表的有關討論和批判胡適反動思想的文章彙集成的。本輯重點是批判胡適反動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和歷史觀點。其他方面的批判擬在下一輯中選編。

胡 適 思 想 批 判 文 集（第一集）

本 社 輯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河南省營第一印刷廠印刷

開封市雙龍巷87號

書號（鄭）204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開本 787×1092 $\frac{1}{25}$ 印張 16 $\frac{3}{25}$

字數 295,200 字 印數 4,613 冊
定價 1 元 6 角 2 分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豫新出字第貳號

出版者的話

緊隨着對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錯誤觀點的批判，目前全國又正在展開範圍廣泛的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反動思想的批判。

胡適，這個頭等戰爭罪犯雖然早已爲人民唾棄了，但他的反動思想，在我國學術界中却依然具有不容忽視的惡毒影響。因此，從各方面來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肅清胡適和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在各個學術部門的影響，是非常必要的。這是我們思想戰線上一次重要的思想批判運動，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建設中一樁重大事件。

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已經決定召開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並已擬定了九項內容，分別就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歷史觀點、文學思想和其他有關方面全面系統地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爲了配合這一討論，幫助讀者參加這一運動，我們選了最近在全國各大報刊上發表過的一些文章編輯成冊，供各地廣大讀者學習和參考。

本輯所選的材料，是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前發表在報刊上有關批判胡適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歷史觀點等方面的一些文章，其他方面，擬在下一輯中選編。

目 錄

展開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批判……………「學習」雜誌評論（一）

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李 達（四）

揭露美帝國主義奴才胡適的反動面貌……………侯外廬（一七）

論胡適反動思想的流毒……………夏康農（九四）

批判胡適的反動政治思想……………汪子嵩等（一二二）

「學者」——政治陰謀家

——胡適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反動本質……………張 沛（一三〇）

五四運動前後胡適的政治面目……………曾文經（一四五）

五四運動中的胡適和杜威……………王若水（一五七）

魯迅筆下的胡適……………吳忠匡等（一六六）

胡適實用主義哲學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學性……………艾思奇（一七七）

論胡適派腐朽的資產階級人生觀……………胡繩（一九七）

批判胡適哲學思想的反動實質……………孫定國（二一八）

胡適哲學思想反動實質的批判……………孫定國（二三九）

從實用主義到改良主義……………王若水（二六一）

——胡適的「問題與主義」的解剖……………楊正典（二八三）

徹底肅清反動哲學思想實用主義的影響……………張凌光（二九六）

批判胡適在研究學術上的觀點和方法……………任繼愈（三〇八）

胡適的實驗主義思想方法批判……………賀麟（三二七）

兩點批判，一點反省……………

胡適唯心論觀點在史學中的流毒……………替文甫（三四五）

論人民羣衆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沙英（三五七）

——兼評胡適對這個問題的反動觀點……………周一良（三七三）

批判胡適反動的歷史觀……………

批判胡適主觀唯心論的歷史觀與方法論……………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座談會發言摘要（三八二）

展開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批判

「學習」雜誌評論

在『人民日報』和其他報刊上關於『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已經進行了兩個多月，已經從基本上揭發和駁倒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從基本上分清了在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觀點和方法同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觀點和方法之間的界限。

現在，應當進一步從各方面展開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批判。

向廣大人民羣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這是黨的一項最基本的經常的任務。爲了執行這個任務，不但應當用各種方式向人民羣衆解釋和闡明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思想，而且還必須同時不斷地在各種爲廣大人民所注意的問題上進行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和戰鬥。

如果認爲，在現在我國社會中，唯心論思想已經消聲匿跡，而唯物論已經在一切文化思想領域內，在社會生活中確定地建立了統治地位，那是完全錯誤的。唯物論和唯心論的鬥爭是長期的。事實上，在目前我國廣大人民生活中，宗教、迷信、唯心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的思想還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各種文化思想領域內，唯心論的毒素還遠沒有清除；我們廣大的幹部，

甚至黨員幹部，甚至站在思想工作崗位上的黨員幹部對於應當經常宣傳唯物論、反對唯心論這一項重大任務還不是都有清楚的認識；相反的，他們還是並不善於區別唯心論和唯物論，還常常表現着同唯心論思想和平共居，向唯心論思想屈膝投降的傾向。因此，按照事實來看，唯心論思想在我國社會中不但不是已經消聲匿跡，而且是在許多方面還在實際上佔着優勢。

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期間，隨着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在唯物論思想同唯心論思想之間的鬥爭也一定不是減弱，而是更加激烈。危險的是，如果我們不用唯物論思想去同唯心論思想作鬥爭，那麼我們就只能聽任唯心論思想氾濫。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思想是戰鬥的科學，不去同敵對思想作鬥爭，馬克思主義就不能發展；不去毀滅唯心論思想的堡壘，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思想就不能建立鞏固的陣地；不去把廣大人民羣衆從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桎梏下解放出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思想就不能掌握廣大人民羣衆，從而轉化爲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力量。進行這種思想鬥爭乃是黨所領導的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我們應當從各方面開展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批判，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中國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有許多不同的流派，胡適派唯心論思想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派，也是影響最大的一派。胡適一貫地宣傳他從美國販運來的實用主義思想（胡適自稱爲實驗主義），這種思想是美帝國主義者所利用的一種最反動的思想武器。胡適曾把這種極端反動的唯心論思想偽裝成科學方法，散播在舊中國的許多學術部門內，並且用這種思想在通俗的形式下討論各種實際問題以擴大它的影響。胡適的思想是同國民黨反動政治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他的思想不但會影

響了極大部分的知識分子，而且又通過這些知識分子而影響了更多的青年羣衆和其他羣衆。雖然有許多曾經相信胡適的高級知識分子現在已經識破胡適的反動政治面目，但是很多人還不能認清在胡適的反動政治活動中的反動的思想觀點，尤其不能認清胡適在學術上的反動思想同他的反動政治活動的相互關聯。對於這種善於騙人的、非常兇惡的反動思想，必須予以徹底的揭穿，清除它在學術界和在社會上的惡劣影響。

反對胡適派唯心論的思想鬥爭就是要從學術文化界進一步掃除資產階級思想和帝國主義思想的影響，就是要通過這種鬥爭進一步地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思想教育廣大人民羣衆，並且在許多學術部門內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力量。

在思想戰線上工作的同志都應當重視這一次思想鬥爭，積極關心和參加這一次鬥爭，使這一次思想鬥爭能夠獲得它所應有的效果。

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

李 達

胡適是實用主義的信徒，他的政治思想是實用主義在政治方面的應用。胡適自己在「我的歧路」中說過：「我談政治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

實用主義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御用哲學，它是馬赫主義即經驗批判論的一個分派，同是十八世紀英國主教貝克萊的主觀唯心論的變種，都是資產階級用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工具。

實用主義是美國皮爾士首創的，詹姆士和杜威是這一派有名的代表。實用主義者的立場是資產階級的立場，實用主義的內容可歸結為下述四點：（一）實用主義者在「經驗」這個名詞下面販賣主觀唯心論，他們把全部自然和社會都包括在人的感覺經驗之內，於是就把世界當成了依賴於人的意識而存在的東西。詹姆士和巴克萊站在一起，認為物質「是我們許多感覺的一定組合的名稱」（見詹姆士：「實用主義」），顯然這正是主張意識是第一性的，物質是第二性的。（二）實用主義者否認真理的客觀性，主張「科學法則是人造的」，「真理原來是人造的……，是人造出來供人用的」（胡適：「實驗主義」）。用什麼標準鑑別真理和假理呢？實用主義者說，這標準就是實驗。實驗就是看那種見解實行起來對於資產階級的人生有無實用，有實用或有效果的便是真理，否則便是假理。因為科學法則和真理既然是人造的，是主觀的，就不必再問它們是否與

客觀事實相符合了。(三)實用主義的方法是假設和求證。這就是說，實用主義憑着主觀經驗考察一個問題時，就片面地、表面地觀察那些和問題有關的事實，挑選其中合乎主觀見解的東西作爲對象來考察，提出一個主觀的假設來，然後再去求證。所謂求證，就是再拿那些挑選過的事實來對證一下，若果能够自圓其說，那個假設便算是成立了，便合乎他們的實用，即成爲真理了。(四)實用主義者還從庸俗進化論取來進化這個觀念導入於實用主義之中，說他們經驗中的宇宙是「一點一滴，一分一毫」地進化的。由於這樣的邏輯，就成立了「一種創造的人生觀」。胡適說：「這種人生觀，詹姆士稱爲『改良主義』。這種人生觀，……乃是一種創造的『淑世主義』。」胡適還說，這種淑世主義的目的在於拯救世界，「我們盡一分的力，世界的拯救就趕早一分。世界是一點一滴一分一毫的長成的，但是這一點一滴一分一毫全靠着我和他的努力貢獻。」(胡適：「實驗主義」)。實用主義者要拯救的世界是資本主義世界，因爲資本主義的喪鐘敲響了，資產階級不能不利用改良主義或淑世主義去拯救它。所以實用主義是對於資產階級有實用的主義。

以上是實用主義的主要內容。胡適的政治思想是從這樣的實用主義出發的。現在，我們來解剖胡適的政治思想。

胡適的政治思想是反革命的思想，這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他的反革命的政治思想，也還有其一套「理論」的，在展開對胡適的思想的批判時，不能不批判他的政治「理論」。

胡適的政治理論的基礎，是他的個人主義的社會觀。他在「不朽」那篇文章中，把社會比做「大我」，把個人比做「小我」。他做了一番煩瑣的說明以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這個現

在的『小我』，對於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過去，須負重大的責任；對於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未來，也須負重大的責任。我須要時時想着，我應該如何努力利用現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負了那『大我』的無窮過去，方才可以不遺害那『大我』的無窮未來。」這些話的意思就是說，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要對過去的社會負責，又要對將來的社會負責。如何負責呢？就是每一個人要把自己造就爲好的個人。胡適在「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那篇文章中，也說出了這樣的意見。他說：「一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須從改造這些造成社會，造成個人的種種勢力做起。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怎樣改造社會呢？他說「這種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點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社會的改造是這種制度那種制度的改造，是這種思想那種思想的改造，是這個家庭那個家庭的改造，是這個學堂那個學堂的改造。」誰來做這樣一點一滴的改造呢？他說，這是要有志做這樣一點一滴的改造的個人來改造。這樣的個人「必須要時時刻刻存研究的態度，做切實的調查，下精細的考慮，提出大膽的假設，尋出實驗的證明。」他認爲「這種生活是要奮鬥的。……這種『淑世』的新生活……是一定要招起反對的。……我們對於反對的舊勢力，應當作正當的奮鬥，不可退縮。」他認爲「淑世」主義者只要堅持向舊勢力奮鬥，一點一滴的去改造，就可以「使舊社會變爲新社會」。

但是要問：那種做一點一滴的改造的「淑世」主義者如何造成呢？胡適主張那樣的「淑世」的人，必先把自已造成爲個人主義者。這種個人主義就是「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希望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真實的爲我，便是最有益的爲人。」他認爲只有先把自已鑄造成爲「自由獨立的人格」，成爲「特立獨行之士」，才能做一點一滴的改造。我們再問他：要怎樣才能「把自己鑄造成器」

呢？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那篇文章中，介紹他自己所寫的二十二篇文章，叫他的「少年朋友們」去學習，並且說明那些文章都貫徹了科學態度、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即都是合乎實用主義的，只要照着他所說的那樣去做，就可以「把自己鑄造成器」，可以成爲「特立獨行之士」。他還叮囑少年朋友們不可以「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而是要「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爲國家爭自由」。他一面教他們學習他的用實用主義方法所寫的東西，一面詰誡他們不要學習馬克思主義，以免「蒙蔽聰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他還在別的地方教別人讀書的方法，要根據個人的個性去選擇書籍，讀時要有一個「我」在，「求一種學問不可以國家需要與否來做標準。」胡適這一些說教，是要教少年們跟着他走，把自己造成爲「真的個人主義者」，即「淑世」主義者，對歷史傳承下來的舊社會負責，一點一滴的改良它，在有生之年種一點好因，算是對社會的未來負責。這就是胡適的個人主義社會觀。這種社會觀又可說是實用主義的社會觀。它是胡適的政治理論的基礎。

胡適在「我的歧路」中說：「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濟的功課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當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我一面爲中國的民主辯護，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時是世界學生會的會員，國際政策會的會員，聯校非兵會的幹事。……一九一六年，我的國際非攻論文曾得最高獎金。……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勳復辟的消息，……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胡適根據他那樣的決心，就努力宣傳實用主義，宣傳易卜生的個人主義，還做了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的工作，從不曾談過政治。據他說，他做這一類的工作，雖然未談政治，却與政治

有關，因為「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的確，在「五四」以前，胡適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參加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還算是進步的。但歷史的車輪在繼續前進時，胡適就公開反動了。

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當時以李大釗同志為代表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宣傳了馬克思主義，慶祝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介紹了蘇維埃俄羅斯的真相。馬克思主義派在當時已經取得了新文化運動的領導地位，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在馬克思主義派的領導之下爆發起來的。這一偉大的運動，胡適當時並沒有參加。他在「五四」以前，回到安徽原籍辦理他母親的喪事，事後他到上海住着，等候迎接他的老師杜威到中國宣傳實用主義（參看胡適：「我對於喪禮的改革」）。所以胡適不但沒有參加「五四」愛國運動，他骨子裏毋寧是不贊成這個運動的，這可以從他在「五四」以後兩個月的事實看出來。

當中國無產階級大眾在「六三」運動中登上了政治鬥爭舞台時，當各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繼續湧現時，胡適氣急敗壞了，他說：「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却高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我在每週評論第三十一號裏提出我的政論的導言，叫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寫的這篇什麼「導言」中，破口大罵那些「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却去高談社會主義」的人是「懶」，是「阿貓阿狗」，是「新典主義的奴隸」。他說：「我談政治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實驗主義注重在具體的事實與問題，故不承認根本解決。他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我的歧路」）。胡適的話說得很明白，他談政治是高談社會主

義的人們把他激起來的，他談政治是實行他的實用主義。因為他是實用主義的信徒，所以他爲忠實於他的主義起見，必須擁護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而實行那一點一滴的改造的改良主義或淑世主義。因此，他「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反對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就我們人民說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就胡適說來，是他的反革命活動的序幕。

中國無產階級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考察了中國命運，得出了「走俄國人的路」的結論，一九二一年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的產物，它一經宣告成立，就立即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革命運動。從這個時候起，「新青年」雜誌變成了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蘇聯情況的刊物，「嚮導」週報則是宣傳黨的主張和政策的機關刊物。工人階級和人民羣衆逐漸集合於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之下，革命的潮流高漲起來了。在這個時候，「不避反革命之名」的胡適，又氣急敗壞了，又要談政治了。他說：「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鬥爭』與『贏餘價值』」，他「實在忍不住了」，於是他根據那「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所謂「導言」，於一九二二年五月七日創刊了「努力」週報，來對抗「嚮導」週報了。胡適創辦「努力」週報的目的是：反共反人民，擁護北洋軍閥政府和帝國主義。所以他在「努力」週報第二期就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宣稱「好政府」主義。他向北洋軍閥政府提出三個基本要求，即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和一種「有計劃的政治」；還提出了一些具體主張，如要求北洋軍閥政府和平地實現南北統一，要求召集舊國會制定憲法之類。這是胡適宣傳「好政府」主義去擁護封建勢力的第一幕。其後，胡適看到要求

和平統一的計劃不能實現時，又主張北洋軍閥政府允許各省軍閥實行聯省自治。他還向北洋政府建議，提出了政治和財政幾條平庸的計劃，自己還說：「一個平庸的計劃，勝於沒計劃！」胡適這樣熱誠擁護封建勢力，大概也是爲了實行他的實用主義，向封建勢力作「淑世」運動的。但結果只落得「向盜賊上條陳」，「實用」是沒有的。

胡適辦「努力」週報的第二個目的，是爲帝國主義侵略作辯護。他發表了「國際的中國」一篇文章，反對「嚮導」週報所登載的一篇宣言。他說，那篇宣言中所說的國際帝國主義支持各派軍閥打內戰，「很像鄉下人談海外奇聞」，他說他自己知道英、美、日各國確實沒有這一類的事，特別是美國決不會和日本攜手共同利用北洋政府。他說：「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他認爲從前外國人所以捧袁世凱做皇帝，「大部分是資本主義者希望和平與治安的表示」。他認爲美國所發起的新銀行團是爲了抵制日本單獨借款給中國，對中國並無惡意。「況且投資者的心理，大多數是希望投資所在之國享有安寧與統一的」。「所以我們現在儘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噩夢。」因此，他把中國共產黨所說的國際帝國主義者操縱中國金融財政、把持海關、駐屯軍隊、行使領事裁判權、獨佔中國市場、支持各派軍閥等等侵略行動，都認爲是「和國內政治問題有密切關係的。政治混亂的時候，全國陷入無政府的時候，或者政權在武人奸人的手裏的時候，人民只覺得租界與東交民巷是福地。外幣是金不換的貨幣，總稅務司是神人，海關郵政權在外人手裏是中國的幸事！……所以我們很懇摯的奉勸我們的朋友們……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麼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胡適這樣爲帝國主義侵略辯護，十足地表現了他是一個文化買辦。總起來說，胡適在「努力」週報中所

發表的「政論」，在其希望北洋軍閥政府恩賜憲法實現和平統一這方面，可說是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軟弱性的表現；在其爲帝國主義侵略辯護這一方面，則是買辦資產階級意識的表現。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胡適却擁護帝國主義擁護封建主義，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鮮明的對照。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獨自領導着中國革命，進行着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在白區方面，蔣介石匪幫統治着廣大的地區，白區的黨組織轉入了地下，表面上呈現了革命的低潮。這時候，胡適認爲蔣介石匪幫的政權穩如泰山；很想賣身投靠，因此又糾集了一班人，於一九三〇年創辦了「新月」月刊。「新月」月刊表面上是談文學，實際上是反共反人民，擁護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企圖因此引起蔣匪幫的重視。他對於當時的革命低潮幸災樂禍而又慨嘆地說，他早就發出了「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警告」，「於今已隔了十幾年，當日和我討論的朋友，一個已被殺死了（指李大釗），一個也頹唐了（指陳獨秀），……十幾年前我所預料的種種危險……一一都顯現在眼前了。」（「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他於是約集了「新月」的朋友們討論「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他的朋友們推定他提出一個概括的引論。這「引論」就是在「新月」上發表的「我們走那條路」的政治論文，時間是一九三〇年四月十日。胡適在這篇論文中，首先說明要「自覺的探路」，不能左也不能右，孫中山和中國共產黨的路都是不能走的。他要充分用自己的知識，「客觀的觀察中國今日實際的需要，決定我們的目標。」他把這目標分消極的和積極的兩種：消極的目標是剷除「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這「五大仇敵」即「五鬼」，積極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即十